

“月”两个意象穿针引线。因为江水自身有“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特质，而“月”则具有“冥冥中照耀着人类”的特质。于是他说：“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。”“长江送流水”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，无论人类存在与否，江水依旧不舍昼夜地奔流，明月依旧在松间照耀。王勃曾经写到：“槛外长江空自流。”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，并能为人所反映的客观实在，长江作为一种客观实在，自古以来都是奔流不息，从不因任何事而改变。“待何人”则是一种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，诗人认为，它们也许在等待着谁。孤独感也许能够引发宇宙意识，但这时候，他们的宇宙意识还是很混沌的。张若虚还没有把江与月划出很明显的界限，而且无论是张若虚还是刘希夷、陈子昂，他们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有这样一种大的境界存在。此时的他们就像一个小孩，在学习如何表达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思考，他们仅仅能提出问题或描述这种宇宙意识。他们提出的问题从古至今都没有答案，因此也无从解决。这种广阔的境界，也为后面诗歌的发展做了铺垫。

二、宋代文学的宇宙意识——发展的理性精神

文学发展到宋代，已经日臻成熟，对时间和宇宙的认识日趋精细。其中，苏轼的《赤壁赋》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里面的某些哲思与《春江花月夜》有共通之处。在《赤壁赋》中，我能领悟到的宇宙意识有如下方面。

（一）万事万物皆有其理

如果把《赤壁赋》中的客与“苏子”看作是苏东坡形与神的对话，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分析。

客对苏子说：“而今安在哉？”过去那么的辉煌，可今天什么也没有留下，那么这些事物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

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”我们在天地间这么渺小，这些东西我们都无法得到，只能“托遗响于悲风”！而苏东坡的回答是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，而又何羡乎！”

同是江水与月亮的意象，苏东坡同样也像许多诗人一样，发出宇宙浩大而人渺小，人生短暂而岁月漫长的感慨。但是，苏东坡并没有止步于无所作为的悲观，而是对事物存在的意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事物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辩证统一，江水与月亮也是如此。江水不断逝去但每天都有新的江水流过，月亮阴晴圆缺，形状不断变化，但最终没有增减。从变的角度来看，一朵花的生命是短暂的，但从不变；从整个生物群体来说，它又是永恒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大概是一种物质不灭。

从中不难看出中国文人宇宙意识的成长。如果说初唐还只是提出问题、描述感受，宋代的苏轼已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，并试图给出问题的答案。

无独有偶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斯曾经说：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因为河流虽然还是河流，但是上一秒和下一秒的河流永远都不会相同了。这与苏轼的“变与不变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（二）超越感伤的理性之思

在清风明月的怀抱之中，诗人感受到无所不适的快乐，融通了人与宇宙界限的意识观念。这标志着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一部分士人，已逐步从前代人的困惑、苦恼中解脱出来，达到了一种更为“高级”的“超旷”的思想境地。尽管有着坎坷的经历，但他已经找到一种自我解脱、自我超化的“途径”。

诗人在“白露横江，水光接天”的浩瀚江面上，获得了“浩浩乎若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，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”的感受。陶醉于此番景致，他达到了物我同存的审美境界，“诵《明月》之诗，歌《窈窕》之章”的欢愉，“渺渺兮余怀”的淡淡哀愁与“如怨如慕、如泣如诉”的悲凉、幽怨，这几种感情交织、融合、发酵，最终主体精神升华为人与宇宙相和谐的宇宙感和生命感。

苏轼宇宙意识中的人生思考并未停留在唐人情感抒发的层面上，而是超越了感伤，在理性高度上给予观照。苏轼的伟大，在于他能够从眼前的琐碎之物超脱开来，能够看到更大更远之物，所以他就获得了一种大的境界。其实他借的力是他自己的天才智力，能够不为外物束缚，能够真正的超然洒脱。而我们在这种已经发展着理性精神的宇宙意识中，依然还可以看出它和初唐时期的宇宙意识的某些相似之处。

唐代的张若虚并没有将这个道理一语道破，但这里面的哲理与苏轼精炼的概括总结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，而又何羡乎！”殊途同归。这是“变与不变”这个命题激起的思想火花，仿佛两位诗人隔着时空产生了共鸣。

在《春江花月夜》和《赤壁赋》中，长久照耀大地的月亮，滚滚流淌的长江水，转瞬即逝的人生，月亮的阴晴圆缺——诸种变与不变被抬升到了瞬间和永恒的程度。

在唐宋文学发展史中，诗人的宇宙意识逐渐变得成熟和更具思辨色彩，而一代代人对宇宙、对人生的思考一直无止境，伟大的诗人们在竭力追求更加开阔的境界——这也是一种变与不变。

责任编辑 钱昭君